

“好吃”也是人的天性。

正是由于好吃,我们才觉得这个世界,还有些东西让人垂涎欲滴,人生还值得我们留恋和珍惜。

我特别要为好吃正名,因为本人就是一名吃货。除了鸡肉鸭肉外,天上飞的,地上走的,水中游的,只要你敢做,我肯定敢吃。原来我也爱吃鸡鸭,后来太太坐月子,天天都给她炖鸡喂鸭,而她的饭量又太小,炖好的鸡鸭她吃得不多,大部分都给我吃掉了,名义上是她坐月子,实际上是我吃鸡鸭肉,以致我到现在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倒胃口。

老天对我格外眷顾,我吃得再多也不会长肉,吃得再腻也不会“三高”。说实话,我真希望自己再长胖一点,以免人家以为我“饥寒交迫”。可我每次说想长胖的时候,朋友都骂我“凡尔赛”。

期待

崔桢娴

手机发来消息
糖果已经在路上
弗雷德里克的小说也在路上了
天气预报说晴天也在来的路上
你看
美好的事物还未发生就已经让人快乐了



2024年2月21日一早,第一场降雪后的北京寒风凛冽。我与朋友们决定去拍摄颐和园。早上6点半,我们是第一批入园的人。此时颐和园内主干道道路面上的

我是个吃货——“好色与好吃”(之二)

戴建业

由于想多长点肉,我总是放开胆子吃,心安理得地“贪口腹之欲”。每到一地必先问当地小吃,小吃都好吃,吃货又好吃,真可谓“将遇良才”。记得三十年前在郑州名店吃羊肉烩面,当时恨不得把面碗一起吃下去。好多年前在广州吃过一顿可口的海鲜,在成都吃过一桌丰盛的小吃,现在一想起来还直流水口。

虽然生长在湖北,可我天性喜欢面食,北方的老面馒头,哈尔滨的大列巴,西安的羊肉泡馍,武汉的热干面,上海的阳春面,兰州的牛肉拉面,郑州的羊肉烩面,山西的刀削面,重庆的小面,成都的担担面……仅仅念一念这些名字,对我来说就意味着“幸福”。

罗素曾在《幸福之路》中说,越不挑食就越幸福,喜欢吃的食物多一样,你的幸福就多一分。

吃货不只是比常人多了一份幸福,也比常人多了一份率真。东晋最大的吃货非罗友莫属,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:罗友作荊州从事,桓宣武为车马骑集别。友进,坐良久,辞出。宣武曰:“卿向欲咨事,何以



雪后颐和园

申 然 文并摄

廊如亭的照片。廊如亭气势雄浑、白雪覆盖的样子格外好看。

这些年,在西安的大街上,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女孩穿着汉服款款而行。女孩不仅是城市的生气,更是大地的生气。女孩若春天的芳草,萋萋连绵,不过穿着汉服的女孩显然是那奇丽的一点红,特别吸引人的眼睛。

洛阳和南京也有女孩穿着汉服的,然而少了一些,是疏落的,零星的。西安多,凡钟楼周围、南门里外、大雁塔广场,尤其曲江一带,到处都是穿着汉服的女孩。她们也有本地的,不过西安以外的女孩似乎更愿意到西安来换上汉服,往自己喜欢的风景里去徜徉一番,使自己也变成风景,且是移动的风景。

一旦有女孩穿着汉服四下游荡,徙倚不已,便丰富了这个城市的古意。西安是长安的演化,如此古意,也

会吃又会写还会做的人,大概只有汪曾祺先生一人而已。像汪老那样吃遍四方美食,只需口袋里有钱;像汪老那样会做四方美食,则既要有艺,又要有心,还要有趣。

宋代理学家主张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而食欲显然属于“人欲”,可是老祖宗承认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样饮食似乎又属于“天理”,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饭呢?

在《朱子语录》中,朱熹倒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:“问:‘饮食之间,孰为天理,孰为人欲?’曰:‘饮食者,天理也;要求美味,人欲也。学者须革尽人欲,复尽天理,方始是学。’”朱老夫子这段话叫人又好笑又好气,难道吃得像猪一样粗糙才算“天理”,享用美味佳肴就是“人欲”?他无疑忘了孔子

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九泉之下,朱老夫子恐怕要被逐出孔门。

在食材相同的情况下,菜品当然越精致越好吃。吃货通常都是一些美食家,他们的味觉极端细腻,吃饭既要果腹也要品味。

不过,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。

从《北京的茶食》一文可以看到,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整个京城都难以买到称心的糕点,粗制滥造的“茶食”又难入周作人之口,这无疑会减少他用餐的乐趣。在必需的营养之外,他说吃饭还得有一点享乐,譬如“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,而且愈精炼越好”。由于对“精炼”的过分苛求,谁要是请周作人这种人做客,谁就是在给周作人们找罪受,也是在给自己招吐糟。

追求“精炼”很容易走向挑剔,一个味蕾过于丰富发达的人,用餐可能不是享受而是一种煎熬。

撇开“天理人欲”这些陈词滥调不谈,单从一个吃货的眼光看,恰如人生要能上能下一样,吃饭也应可丰可俭可精可粗可荤可素,这样看来,遍地都是美食。

积雪尚无人清理,正是拍摄的最佳时机,于是我赶紧用超广角镜头拍摄了这张廊如亭的照片。廊如亭气势雄浑、白雪覆盖的样子格外好看。

要穿汉服,也就要作相宜的发型,遂有了什么太华髻、飞仙髻、三圆髻、双环髻、同心髻和螺旋髻,并配有步摇。有的还手持扇子,流苏便吊在扇子的把柄上。金也没有,玉也没有,形式足矣,所求尽在其形式矣!

女孩穿着汉服在西安招摇,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。从权利上讲,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穿游泳装,然而在海滩上应该最是合适。从权利上讲,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穿登山装,然而在峻岭应该最是合适。女孩在西安穿汉服,显然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历史背景。穿汉服尤其表现了女孩的一种审美心理,她们不仅觉得汉服是漂亮的,而且是自由的、尊严的和高贵的。也许她们还有一个梦想,在沮丧和迷茫了几千年以后,要动员身体和精神进行一次回归。

两月底的时候,踢踢说买了《周处三害》的票,晚上去看看叫,“看完和你讲”。

我也听说这个片子很厉害,就只提了一个要求:别讲太多——值得看就确认一下,别的等我看好再讲。

踢:“不剧透是我的职业素养。”

结果,那天晚上就听说有可能被删减。我立马买了第二天的国泰的点映,和小八仙一道共襄盛举。

国泰电影院刚刚装修好,我们那场几乎全满,盛大到电影节抢票看的场子也不过如此了——大家的消息都很灵通嘛。开场前的小插曲:它的排数紧贴在前一排的脚下,我在找座位的时候理解错了,被小八仙及时纠正。

落座没多久,我们后面有好几排人因为坐得不对,起了争执。因为自己刚刚有过教训,我三言两语,一锤定音:“这个排数标得就是容易让人看错一排。你们,还有你们,都坐错了!”

小八仙以看啥电影都会哭而闻名,但是,因为忙于瞎猜八猜故事线的走向,居然这次没有掉泪。她看完就磕上了双陈CP,这并不奇怪——她的姐妹们看“花少5”,磕的也是“母子”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她居然磕对了——这几天看各种分析才知道,这部电影去年十月在台湾上映的时候,双陈的窃以为挺重要的一段对手戏就拿掉了。

除了一个不太重要的点没想到(此处恕不剧透——我的素养不如踢踢,只是觉得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),大致情节都在意料之中。结尾的时候,眼睛还湿了——二刷也是如此。我记性不太好,

转眼之际,又到了春风拂面看桃花的季节,上海人对桃花情有独钟,因为地处江南的上海,桃花成为点缀春天的使者。

郑逸梅在《车尘马足谈当年》一文中,说到“天虚我生”(陈蝶仙)有首诗写道:“银鬃细马曳香车,历乱飞红点髯鸦。油壁不遮文褥软,半容人坐半容花。”说的就是上海人雇马车赴龙华看桃花的场景。

龙华古镇因千年古刹而得名,每年的三月,风和日丽,气候宜人,十里桃花盛开,这里成了城里人玩赏踏青观花的热门景点,加上又有龙华庙会助兴,游人如云,远近毕集。那些慕花者,又大多买花带回家去观赏,所以,龙华成为近代上海人

歌德说:“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。”有一个夏日,我在牛河梁遗址看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陶制女神头像。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庙里,只供奉女神。考古专家认为,女神也许是那时候的部落酋长或族群领袖。望着她的额头,我想起了歌德的大言。

西安有一条大唐不夜城步行街,每天几十万人于斯盘桓,确乎是摩肩接踵,汪洋一片。暮色降临,华灯普照,这一带璀璨且温馨。石条筑道,金黄的光投射在路面上,仿佛流着蜂蜜或撒着小米一样。穿汉服的女孩不管春夏秋冬,总是喜欢在此走一走,以呈现她们的丰满、苗条、绰约、妩媚和自信。她们要么由母亲陪着,要么一人独行,要么数人同行,若彩虹,若落霞。望着她们的面容或背影,我也会想起歌德的大言。

二刷也没发现什么大变化——可能有一点变化的地方,我也觉得完全不重要,因为是在渲染,而且原本已经染得够厉害了。

剧情不能透,感受还是可以分享的。我只讲三点:

第一,阮经天的笑。一开始那个贼兮兮的笑了就跑,我就晓得这个片子好看了,并且,看完要去查一下他的冻龄甚或逆生长和医美有没有关系。

第二,澎湖好美,给我的宝岛印象补了很重要的一块——有幸在前些年去了好几次,除了台东一线,从北到南的几个大城市都访过了。再次看到台北、台中的日常风貌,乱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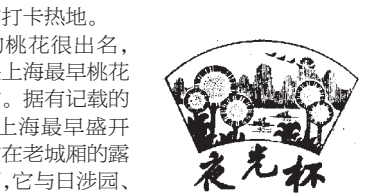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点可能看起来略奇怪,是看了两遍都没记住名字的女配角的一句话:“贵卿,你也是医生……”

这是这部电影首先触动我的地方。她那个温婉的口气,太典型了,让我想到了好多在上海遇到的来自对岸的女性朋友——开场的金毛也很典型,只是我没有那样的男性朋友——她们有一种奇特的事本,把话说得合情合理、不卑不亢,还一针见血。

所以电影一看完,我就在有她们的群里疯狂安利。她们不像我这么爱看电影,不然老早就都看过了。

我可能也不是真的爱电影,只是喜欢在黑暗中观察这么近、那么远的人、事、物,有的是重温,有的是学习,有的被唤醒。

对了,电影结尾的时候,张贵卿也把那句话重提了一下,当然,和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,这里就不赘述啦。



欣赏桃花的打卡热地。

龙华的桃花很出名,但它并不是上海最早桃花盛开的地方。据有记载的史料显示,上海最早盛开桃花的地方在老城厢的露香园,它与日涉园、豫园并列为明代上海三大名园。这是官至尚宝司丞的顾名世的私家花园,占地近四十亩,建有碧漪堂、积翠冈、分鸥亭、青莲池、阜春山馆,这个名园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两个,一个是名扬海内外的顾绣,另一个就是水蜜桃。

当年为了点缀自家园林,顾名世从北方引进优良桃种,每当春风来临,这里就成为了桃花的世界。这里的桃树不仅花艳,果实更甘美,于是露香园的水蜜桃成为上海的名产。

在老城厢里,还有一个邢氏桃园,据

砌起土墙,于是就有了“黄泥墙水蜜桃”的名声。这里也成为水蜜桃的营销之地,据说黄泥墙的水蜜桃皮薄汁醇,只需用一根麦管就能将桃汁吮吸而尽。好景不长,由于城内人口激增,桃园因水源被断而日渐荒芜。1925年无锡匡仲谋集资购下黄泥墙空地,辟建了一座市场,这就是后来的大名鼎鼎的蓬莱市场。

上海的桃花大多师出名门,现在常提到的半淞园,它的前身叫吴家花园,也是一个桃园,桃种引植于露香园。上海人曾经引以为荣的龙华桃花与南汇桃花也出自这个

明代名园,另外,奉化水蜜桃与无锡阳山的水蜜桃,也都承传露香园这一脉。但是上海也有根植阡陌之间的桃花,这些寻常桃花大多在老城厢外的西郊,每当春日杨柳盛开时,人们就会登上西城墙上的大境阁赏景,清道光十六年(1836年),两江总督陈奎来此处留下“大千胜境”题额,“大境”之称即始于此。后来又 在庙旁筑熙春台,从此,这里成为“沪城八景”之一,登上熙春台,城外一片田野、小桥、流水尽收眼底,这里成为春天登高赏桃花的胜地。斗转星移,当年遍野的桃花早已不复存在,所谓的西郊即今天的西藏南路一带,如今早已成为繁华的市中心,不过,那里还留下了一条桃花源路。

时尚